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
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 资料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06.10

(近代史资料. 第八十八册)

ISBN 7-80198-588-5

I. 近... II. 中...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2751 号

近代史资料 第八十八册 Jindaishi Ziliao

编 者: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

责任编辑: 范红延 兰 涛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nipr.com>

邮 箱: zscq-bjb@126.com

电 话: 82000860 转 8324

传 真: 010-82000890

印 刷: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: 230 千字

定 价: 4000.00 元 (共 100 册)

ISBN 7-80198-588-5 K·00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丛书出版前言

《近代史资料》创刊于 1954 年，至今已出版 114 期，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、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。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。本所成立之初，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，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的同时，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组，编辑出版《近代史资料》，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。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，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，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，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，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有必要。

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，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，特别是范文澜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新等前辈史学家，对此备加关注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。

自创刊以来，《近代史资料》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、民俗风情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，其中有档案、函电、日记、

著述稿本、回忆录、访问记、调查报告、照片、拓片等原始资料，还有年表、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，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从创立至今，以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，编辑《近代史资料》期刊，仅是该室任务之一。很多列为国家、院、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、资料集，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，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牵头承担，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。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、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。所以在此五十多年间，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.1 亿字的史料书刊，这包括期刊、专刊、大型丛刊、汇编、资料集等数十种，其中如《近代稗海》、《北洋军阀》、《抗日战争》等大型史料集，所收入的多为稿本、孤本、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，深受学界、学者的关注和好评，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。

然而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，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。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，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，若有可能再版，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，功德无量。

章伯锋

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

目 录

郭嵩焘未刊手札	刘金库 整理(1)
有关天津教案的四份密件	朱东安 整理(17)
天津盐产量及课引	德瑾琳著 吴弘明译(32)
新发现的孙中山海外电报存稿	邓丽兰 整理(37)
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	翁心鹤 翁心钧 整理(47)
平定乌泰叛乱往来电文选	王琦 整理(105)
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会谈记录(上)	上海市档案馆 供稿(133)
《伍廷芳集》补遗	丁贤俊 梁尚贤 整理(186)
中国近代指纹学初创史略	钱永贤 季忠平(226)
· 史料研讯 ·	
《杨秀清给林凤祥等一篇诰谕抄件正误》的正误	张守常(232)
《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》作者辨	王学庄(236)

郭嵩焘未刊手札

刘金库 整理

编者按：郭嵩焘（1818—1891）字伯琛，湖南湘阴人，清道光进士，曾是曾国藩幕府中的重要谋士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出任驻英大臣，是中国首派驻外使节，后兼驻法大臣，为清末著名外交家。今所刊手札数件，系其离任前后致总理衙门函件，内容涉及办理交涉及离任经过，颇有参考价值。因原件散置，在整理及编辑过程中，虽经核校，但错简之处难免，望使用中注意。原件存辽宁省博物馆。

（一）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十月十三日呈上一函，想蒙钧鉴。日来办理事件有应上陈者，谨按款缕晰言之。

一、威妥玛已于十月廿一日启行，先日来见，云取道印度，留住二十余日，正月可以抵上海，二月进京。巴兰德前在巴黎，亦云二月准回京，是两相期约也。嵩焘诘以烟台条约究应如何归结，请示其略。威云：有两法，其一定立子口税处所，凡属洋货，一概免厘；其一毁弃烟台条约，一照旧条约办理。郭大人照会外部，言各国受益处皆已行，中国受益处至今不行，只好将所受益处一并退还。嵩焘谓：此二说均是准照各国通行条约，无不可行者。嵩焘却亦有二语奉约，其一，洋药厘税由威大人定议，必得照行；其一子口税必归海关征收。威云：原定所遇第一关卡征收子口税。嵩

煮谓：是固然，然关卡有定，所通商各口四达，交通水陆纷歧，就卡征收实两不便。威云：到处有厘卡。嵩煮谓：厘卡、关税截然两道。北路天津、牛庄、烟台并无厘税所在，添设子口一卡，实亦不易，且方为免厘之议，亦不能据为常法。威云：中国厘税万不能免，我尔能知其详。不过洋货免厘载在条约，决须照行。嵩煮谓：厘金迫不得已之计，终久须停。威云：此事尽易商量，非难了之事。惟虑所议支梧，全无归宿处，使人无凭处办。察看巴兰德情形，意在免厘，而威妥玛仍只据洋货为言，应如何办理之处似须先有定见，而后可以随机应之。谨详录其临行所言，上备鉴裁。凡此皆其扼要处，其他议论尚繁，非关要义，不足详述。

一、乌石山焚毁教堂一案。十月初十日准福建来咨，以此事尽有理可据，即行照会外部。正值发信之期，因录照会原稿呈核并函复福建。此间翻译每译一稿动需数日，细阅乌石山图说，实为关系紧要之件，稽捡来文所叙，清理其岁月与其事由，并此次启衅始末，详加签注，一据公律为断。附译洋文，与所译照会同递送。但令外间办理得法，必不至为所持。以教士之权虽盛，而公例不能踰越，亦足免外部之袒护也。仍具公牍咨呈备案。

一、北美利加之北有英国属地，统名曰布利比时科仑里亚，其海口曰噶哆利埠，中国亦有在此营商者。近年美国金山与华人忤，屡滋事端，于是迁往噶哆利者日多，英人不愿也。适会澳大利亚之魁英斯有加华人身税之议，乃亦定每人征四十元，广利泰、巽成等诸商先发电报诉知。诣外部探询，言此事属之藩部，未闻其详。已乃得其联名一呈，急与照会外部，得其复文，经转咨藩部核办。西洋通商各口设立领事，经理商务，其事顺而易。中国在日本者尚为近之，其在西洋，专为保护工作游民而已，而屯聚华民日多，亦须有领事经理。既以繁费为忧，又于地方情形终苦无从探悉。澳大利亚总督哲尔威斯夏间回伦敦，言英国所属四大部皆设总督，苏士阿尔得里多总督实兼统之，其地旷土尤多，甚愿

招致中国人开垦与魁英斯壤地相接而无至者。与商设立领事，哲尔威斯欣然以为宜。嵩焘亦竟未敢举办也。英四属地华民为多，仅新加坡一处设立领事而已，所应办理事件正复不少。

一、古巴招工事宜，英国禁买黑奴会凡三至公馆，宣诵议论，其前二次均经详悉上陈。昨廿九日其会尚书格尔理及参赞斯得尔治、费得候斯、温非尔得、吉洛弗二十人至，先呈递吉洛弗辩论中国所定条约十四款。斯得尔治因宣诵所拟十款，乞中国国家照行，并谓此事早心虑之，故不憚再三陈说。温非尔得自言，十年前在议政院已力陈古巴招工宜设法禁止。近数年，澳门幸已禁止招工出洋。此次又复开禁，是以心尤急迫。嵩焘言：情形却有不同，往年招工掠买而已。此次却是明定招工章程。温非尔得言：既准招工，即不能防其掠买。嵩焘谓：澳门为葡萄牙占住，中国不能稽查，此等仍须各国一体示禁。近数年停止招工亦多，赖各国禁止之力。温非尔得言：中国何以不直截禁止。嵩焘谓：中国生齿日繁，出洋谋生，国家亦不肯示禁，其实中国人承工自食其力。古巴招工，藉其力以制造居积，实亦两得其益。而日人必设诡计，虐使而苛待之，陷人困阨危苦之中。居心不良，亦何至此。吉洛弗言，斯得尔治所拟十款办法，最是要紧。嵩焘谓：初见吉洛弗议论透澈之至，却愁章程已定，翻异为难，及见斯得尔治十款，准此以立言，或冀补救一二分，皆出诸君之惠，中国实是不知此等情节，如所言古巴招工会章程酷毒如此，中国竟不能知。吉洛弗言：陈钦差在古巴深知之，其记载甚详，字字皆系实情。嵩焘因问：总领事报单言，古巴新起一会，是否即招工会，抑别一会？吉洛弗言：招工会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前，英国禁买黑奴，日人因创为招工之议，设会经理，是为官局，而所用章程仍然掠买黑奴之章程也。其会内副尚书意麦尔斯尤凶险，造恶多端，章程多出其手。此次设立之会又系各制造甘蔗厂主持，是为私局，而其根源实出一气。因自言在古巴充当领事三十三年，一意救护中国人亦

多资其力以谋生者。此次邀集大众见钦差，皆私约会，不敢声张。以古巴招工会诡诈百出，恐又预为防备之计，所以钦差欲刊刻辨论十四款，我等但请钦差至中国刊刻，不在此刊刻即是此意。闻钦差旦夕回国，务求主持此议施行，稍有疑难，以一书径达，本会必能为尽力。查英国禁买黑奴，办理六七十年，费至数百万，主持者国家，而经营、筹画、积资竭力以为之者，实此会也。于议论古巴招工事，颇心服其为善之勇，用心之专。谨将译出二纸并原文寄呈，可否由衙门径饬出使日国大臣照会外部，补叙条约中未详明者及删除同类等字样，并函知驻英使臣，请其外部知照英国驻日公使，为订正条约之一助，似所关条约亦不小也。西洋各国风俗人心，以日斯巴牙^①为最坏，俚秋^②能知其详，而于定义条约时竟未一加辨正，何也？

一、俄土和约议论纷繁。顷英相毕根士由在梅尔公会宣言：国家事，君与执政大臣主之，岂他人所能参与？俄土公约定限九个月内一体照行，今甫及九月，俄军在君士但丁者已退，在格力布里者亦退，不为不遵。各国执政大臣公定条约自是重大，而人辄谓此约必有翻异。但有一国翻异，请我国议院准我执词以诘之。又或以印度为忧。俄国距印度远，中隔沙漠数千里，彼能来，我亦能拒之。惟东土耳其距印度最为直捷，于此必应保护。嵩焘闻此言，深服其语担斤两。次日，德法诸国新报，皆诵其言有力量，俄人亦遂气折，誓不翻异此约。而印度、阿富汗已于廿六日分三路进兵，北路古鲁目已夺获克夏巴底亚炮台，中路基伯尔已夺获阿里莫斯额得炮台（并即廿六日事已见电报）。俄人若助阿富汗，战事恐未已也。敬叩
钧安！

① 西班牙。

② 陈兰彬，字俚秋。

嵩焘 谨启

十一月初六日^①

附呈钞折三件、洋文二件

(二)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十一月初六日寄呈一函，想蒙钧鉴。比因崇官保^②由马赛登程，先期至巴黎迎候。凡留住七日，恭询道体康娱，致和履福，钦祝无量。适有应咨呈事件，谨将近事有关系者，条列上陈，伏求赐复。

一、威妥玛濒行，与言烟台条约，以两事相要。内洋药厘捐，威妥玛曾面允，每箱统加至七十两为度。经函告合肥伯相^③，其子口税应就各海关征收，往复辩论，亦无异言。察看情形，洋货免厘载在条约，势须照行，宜先定计与议，以求补编得半之术。英国公论，深以烟台条约久未议准为咎。十一月内开会堂，十日筹商阿富汗兵费，议绅尚言及之。闻巴兰德至伦敦，英国外部亦催其及早定议。巴兰德在巴黎面告嵩焘：烟台条约不能由英国专断。此其前后情事之明证也。

一、英俄两国积衅日深，各怀联合中国之意。每见沙迺斯白里，必申论中英两国交谊宜日加厚而訾毁俄人，甚至伦敦新报屡言：中俄之交合，则印度孤悬，其势益危，宜及中俄之有事也，急连中国之交，相为犄角，以拒俄人。言之若甚迫切者。威妥玛曾告言：中英两国应于中亚细亚（泰西名西域一带地方为中亚细亚）另立条约，枝拒俄人。嵩焘不敢应也。泰西情势大抵相同，以

① 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。

② 崇厚。

③ 李鸿章。

英人之欲比附中国，窃度俄人之心当亦不远。而俄国新报反盛言：伊犁关系中亚细亚全局，万不能还之中国，或者甚为之词，以为见好中国之资，亦未可知。阴观相其用心，各自有归宿处。（一切情形已告崇宫保）崇宫保此行气象光昌，海行四十余日未遇风，福兮尤不可及。仰赖国家神灵，其中极有转旋之机，必能发摠至计，宣播朝廷西眷之意，指挥定义，良以私庆。

一、福建乌石山教案两次照会，两次晤谈，均极情理之平。初见外部侍郎旁思弗得，言见来文，情理极明，与驻京公使及领事及水师提督亦皆有呈报。问水师提督呈报何为？曰：初起事时，恐致伤毙人命，由领事、关会、水师救护，不能不先呈报。问所办情节当有参差？曰：然。然本国交涉事务，一依公律办理，必不庇护；一教士体察情形，移换教堂一节，必应照行。次见沙迺斯白理，所言尤详，谨另录呈。窃计此案大端，办法无以逾此。致何小宋制军书详言之，并呈钧览。

一、美国前伯理玺天德忽与其公使来见告，言当一游历中国。语以中土风俗质朴，不如此间繁盛无可游者。曰：闻其地山水佳胜，当一开廓眼界。语以有山川而无制造。曰：中土立国五千年，政教礼乐开各国之先，必应一游览，以互证其得失。当由印度以达西贡，至安南，然后前诣中国。乃逾日本涉太平洋而归。盖此伯理玺天德游历欧罗巴各国，已踰两年，时谋编览九瀛之胜，其势不能遏也。因语以上海、天津皆有机局可一游，李中堂亦必能款接。京师可游者二处，一天文台，一太学。太学大成门有石鼓文字，其旧者传自西周至宇文周而已，坏其一鼓，四千年法物也。此外皆不能游历。历代古迹多在佛寺、道观，尚可一游。伯理玺天德闻之甚喜，退语其公使诺阿业：中国太后垂帘，圣躬尚在冲龄，不能为接见之理，一切均与言明。应请俟美国驻京公使通报，先遣材官问劳，即用洋文约其至总理衙门一饭，请各国公使奉陪，用长方桌陈设。王爷居中，伯理玺天德居右，威妥玛居

左，余皆以次叙坐。次日派一章京陪同，一诣太学及观象台，以后俟其告行一送劳而已。嵩焘并以此意函告合肥伯相及上海道，接待之礼，大致略同，惟入海口声炮二十一，犹接国王之礼也。应否如此办理，伏候钧酌。其公使诺阿业询具伯理玺天德行期并录呈。

一、巴黎大会，中国陈设货物亦值数十万，约售及十分之八。惟胡雪岩细缎各物估值太昂，才售及一二成。嵩焘往观五次，纵横陈设数十里。各国承办大会者，既夜而入，将晡而归，精者罗列案端，或护以玻璃，粗者一委之地，夜不收藏，亦无门阌，亦不留人看守，由其国家派巡捕数千人昼夜川巡，寸缕尺木一无遗失。宁波绅士孙稼承办营造工程，亦运置货物，乃于大会散罢之后，被窃于其旅寓。嵩焘未至巴黎。已来公馆具呈，急与照会外部，得其复文。以情事论之，疑由其工匠所为，非关外盗。然英法两国盗贼无敢公行窃掠，而其技艺常通神，有非所能测量者，只能催取外部查办而已，来往文件并录呈。

一、英兵由印度分三路进取阿富汗，其北路统将罗伯斯亦宿将也。既攻得古鲁目炮台，进击裨窪尔山，阿富汗兵溃，尽得其军火聚粮，遂进至舍得尔嘎尔登，距喀布洛都城八十英里。阿富汗王避至巴尔克，盖由布哈尔通俄之路也。当俄土相持时，俄人遣使勾通阿富汗以窥印度。英人调兵舰六艘越黑龙江口以窥扼底弗克斯，其地煤产甚丰，俄人用以贩运，南洋亦设船厂，其中踞为重镇。前吉林将军咨称海参崴者，即其地也。而阿富汗终以是承其敝，英人谋置为印度之外蔽计，当另立条约，防拒俄人，不必修据其地也。

一、嵩焘规模狭隘，自守兢兢，非实见为裨益国家，不敢举办。奉使两年，阅历所及，一应章程，及随从各员有应准情度事，呈备案者多，惭语言无足取重，应俟曾劄刚到后妥筹会咨，期稍尽其愚而已。余详公牒，不更烦渎。敬敏

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
十二月初三日

附呈钞折七件

(三)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腊月初三日寄呈一楫，想蒙钧鉴。献岁发春，敬谂福履康和，德猷绥动，祷祝无量。曾劄刚述及福建乌石山案（闻日来伦敦教会投诉外部甚力，外部以嵩焘待论尚正，拒不允，教会为之讪然），情节尚多委曲，未易就绪。此等关键，全在各地地方办理得法，如良御总六轡以行其操纵之权，虽有泛驾，犹受馭也。此间但能明其理而已，其权力固不足取胜。即外部据律法为言，而其应行与否，一授其权于公使及领事等，不为之遥制。询及镇江趸船亦至，今尚未移徙，此可见其大概。似地方办理诸事，常先示之准绳、法度，使是非功过不能相揜，庶几分数明而后有以折服外人之心，以不敢相抗。此今日所宜急筹者也。

崇官保至俄，录示国书，俄人据以为二等公使，云当发电报探问，已见此间新报。西洋公使所以有三等之分者，一曰安邦萨多尔，一曰米尼斯得。而米尼斯得又分两等，一曰米尼斯得布来宜波登什尔里布。来宜，译言权也；波登什尔里犹秉权行事之意。一曰米尼斯得勒西登得勒，西登得译言驻扎也。英法两国公使名册，于二等公使皆译曰全权之大臣。盖凡充公使者，皆有议论处置之权也。俄人于泰西最称诡变，因遂据以相难。顷见新报言，新疆事有两节最关紧要，其一言哈吉目刊都拉领所部由弗尔克纳进入喀什噶尔。哈吉目刊都拉即前与古里贝争立者也，并为俄人所收纳。若果有是，则是俄人暗助之也。其一言伊犁交界，俄官已会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告知俄国派兵一队至塔尔巴哈台保护

俄民，以俄商有在塔尔巴哈台被戕者。似此俄人构衅方长，新疆后患恐未有已。英人用兵阿富汗，另刻小图，于西域各国地势界划分明。印度属部喀什密尔，其王尚存，英人欲令兼并基得拉尔，逾越雪山，以求与俄人相持。其地距叶尔羌一岭之隔，英俄两国接境，仅布哈尔沙漠之地间之，而布哈尔又贫弱，不能自立。新疆相与枝柱，所关殆非细也。谨呈小图一分，用备考览。基发久为俄并，各国不允其兼并也。故不界入俄地，而以伊犁属之，俄尤堪愤惋。

嵩焘在巴黎与劭刚^①一见外部瓦定敦，即回伦敦料理，随于开春四日抵伦敦，移交一切。初五日一船未能赶上，当候至十九日，由马赛启行。病躯虚惫已极，急求调理，约须四五月后始能趋承钧教。此次奏报交卸，附片陈明。上海无文案相随，不另具折也。敬敏
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正月初四日^②

英君主及其相毕根斯由均有见属之言，不能不上达。附呈日记两则并他照会三件，共呈折三扣。

(四)

王爷、中堂、大人阁下：

正月初四日由伦敦寄呈一缄，想蒙钧鉴。嵩焘交卸后，以初十日回巴黎，十三日赴马赛，又由马赛赴类布勒斯^③，凡行海道四十六日乃抵上海。长途苦病尚须小驻数日，以资养息，所有应行

① 曾纪泽，字劭刚，继郭嵩焘为驻英法大臣。

② 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。

③ 今译那不勒斯。

咨报事件，谨备公牍上陈，仍将大概情形按款申列，伏候采择。

一、英国君主与其相臣毕根斯由属令陈达之言，并已开呈清折。曾劼刚行抵伦敦，会同往见外部沙迺斯白里。沙迺斯言，钦差此行，使人歉然，未知接任者尚能赶上钦差否？语以曾侯精明强干，倍胜前任。沙迺斯言：如此实所深愿，请钦差回国，以本国国家之意达知朝廷。中英两国必应交好。答以君主与毕根斯由所言并同已达知本国总理衙门奏闻大皇帝。今承清论，仍当据以上达，总期两国同心合力，彼此相为卫护。沙迺斯言：甚喜闻此。嗣是始与劼刚相问劳。泰西诸国之意类然，得其意可以驯而服之，否则日至乖忤。嵩焘诚知讥贬洋人为时论所归，生平处置洋务，多所辨争，亦尽可发摭洋人之无礼，以明其制胜之由。藉自表暴，邀取声誉。然念使臣之职在审求敌国情势，以为交际应付之资，其要专取了事而已，未宜掩取以为名，终自取辱，上贻朝廷忧，非独区区职分，应示国家远大之规，自强之术皆基于此，足以甘使此身任谤而不敢隐情。惜已取饰语言之末，以揜没其真情，贻误大局，无可追悔。伏求垂谅。

一、劼刚遣派张倅斯拘护送，传达语言，亦稍有备办事件藉资料理，所领盘费金洋一千六百磅，并由张倅支销，略分四款开报，在伦敦移交。两年日用簿据并存交劼刚。此次张倅经手细数，亦令呈交劼刚，以凭造报。通计随员相从东归，姚丞岳望一人，劼刚极意留之，不肯从，余皆仍旧。

一、此次道西贡，始知法人夺踞安南嘉定诸部，尽有湄江以南地，即古占城国也。又越湄江以北六百余里，共计一千八百余里，几割安南之半。中国人民流寓安南故地三十万，而在西贡隄岸贸易工作四万余人。法人定为口税三等，岁收已至三十万圆；下户岁纳五圆，其力常不能及，则捕系之充当苦工，常有抑药自裁者。嵩焘在西贡亲见捕系百余人，询之西贡商民，无不蹙额相告。因查公使之设，上通国家之好，以导其疑滞，下联民商之情，以

防其苛虐。如西贡逼近中国，而人民被毒如此。嵩焘见闻所及，不敢以业经销差，坐视不理。本应函商劼刚咨办，而又恐往返陈达多延时日，经由嵩焘陈请，飭派领事，于是为顺而据此以与其外部议论，亦较为得力。其足任西贡领事，以候选道陈桂士为最，本经陈俸秋太常调赴古巴，力辞不敢往。西贡事势略同，而经理较易，道里亦较近。俟开办已有端倪，候选知县温宗彦可以继之。温宗彦现经合肥伯相派赴新加坡，措集招商局股分，其人亦有才干。本处绅商殷实练达者二人，一曰道衔候选知府张需霖，一曰道衔颜宗贤，然皆商民也，与所订各国条约不符，恐反为法人所持，似可飭令帮办，以资得力。已另函劼刚斟酌奏派。

一、昨道香港，英使威妥玛已赴福建。窃度威使与丁禹生中丞交好，此行必易完结。上海见英领事达文波乃言：始滋事时，可以即时定议，日久变生，必不易了。旋复闻议定赔款六千两，尚可勉强定局，而其副刑事司默挖特自福建回，云正刑司弗琳史又将继往，未知究竟如何？大抵西洋办事，一断以律，而在中国往往违越律法，其驻京公使与其领事报知本国，多以危辞相谏，谓非是不能与中国相处，积久而遂习为故常。嵩焘于此稍能知其底蕴，常与揭出之，惟知其所以相难，足以遇事从容以解，无有迟疑改变。凡此皆嵩焘交涉之件，用敢缕陈。敬敏钧安！

嵩焘 谨启

三月十五日

附呈手折一扣，仅据现在大势言之，以保护琉球立国自主为第一要，不足与争朝贡也。

再启者：顷由新加坡至上海，沿途听闻，叙述刘锡鸿议论，奇虽（？）变幻，莫可穷诘。新加坡领事府述刘锡鸿之言：人谓我由郭某保举，此大谬。我在广东办理街团系郭某保举，此行奉特旨